

河濱遺書抄

卷四  
卷五



河濱遺書抄四

朝坂李楷叔則著 七世族孫

華山王無異山史叅 同里後學謝福寶景徵叅校

男建標赤訂 同里後學謝蘭佩曉九校刊

岸翁散筆

語塔

長干大報恩寺以塔勝予止石城每憇其下有觸於心

故語之

天不遽秋秋至必悲人不遽老老至則戚國不遽亡家不

河濱遺書抄

四

遽破是故慎其前慮其微

事近拙而不可不敦務者曰為農曰積穀事近虛幻而不

可不敬守者曰為善曰積陰騰是故荒年則人死作惡則

家敗

讀醫書則知壽難而妖易讀聖書則知樂短而苦長不讀

書者曰失師心失官可畏哉

凡氣皆靈而質皆濁此天地之判也氣能有聲氣能有光  
能有力量唯其無質是以有質而文章家養氣之法又在

氣之先微乎微乎



去穢者必卽穢而去之是故糞掃者不厭坩垢醫瘍者不嫌膿血

光自竅出者小風入密室者微惟無避者其明大而其體虛此可徵內外之際矣

舟繫則不能游心繫則不能遠然不繫則從流下者有之波濤險者有之是故靜不可泥而動必有法勿忘勿助于槩舵之間者舟子其善學矣

形相儷不如聲之同聲相呼不如氣之微

日烈可畏以灼體故予於新月清森幽天曠廓每覺毛骨  
河濱遺書抄  
四  
二  
儻削非怖鬼也以清涼故

事有不可勝窮者或欲以除心之法除之譬之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不通之論也心何可除除心之心亦心也高明以塔例之有本有末有表有裏惟實則高惟高則明此以見至誠之心此以見至誠之用

日能灼艾非鏡不火月之生水必賴方諸乃知心理之交有相以爲緣心不外理理不外心理相心相以何物界于其中其惟知覺乎

棒不可以驅蠅必以扇劔不可以刺鳥必以羅乃知大者



疎于細是以聖人之道有時乎文理密察

貴不可求求之則有禍凡位極人臣而爲莽操親在骨肉而可蹠血皆求貴之念禍之也求富似爲未減不過持籌計子母米鹽瑣屑之類耳計然之徒顧甘爲市井而不耻然求之者亦終壞其人品是故貨殖之傳非聖人之書也夢喻最妙能離一切實見一切虛能于一切虛爲一切實夢中或復見醒時之相醒時亦復覓夢中之緣自非大有力量者兩端循環遂至老死

道猶路也不止我所經行是一切人共由之跡然於衢市河濱遺書抄  
四  
三  
之間尤可猛省來來往往無可壅滯一人滯之十人集焉或開或樂塞之填之流水之市成阻移時是故道貴其行行者不息而天下大通矣

白樂天製飛雲之履未見雲生足下古如章亥夸父可以窮地紀追日馭其功不在履也下堂傷足則跬步不能出是故履所以輔足於外而強弱不與焉足苟治履則隨之罔設彼短設則亦短靡恃已長恃則不長

莊子云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此一字是賢知通病去之最難上乎人人則惡之語人曰我爲爾父兄我爲爾



君長不可也孔子不學老農居然以上教人禮之義之信  
之此亦大人控制天下之極事矣然而未嘗不自謙冲中  
來也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而必孫以出之  
天下陽全而陰半故善順而惡逆爲君子易而爲小人難  
有棋局爲七國戲者其法可以七人爲之亦可減一人爲  
之視兩人相爭之局大異予未諳其術聞其排難解紛在  
於行人至于遠交近攻縱橫各分有古道焉時非春秋戰  
國卽兵爭亦不足觀矣悲哉

鉛錫之中亦有銀焉百計出之而乃出甚矣氣質之難變

河濱遺書抄

四

四

也銀衣其外鉛體其中或火或金一敗而不可用甚矣飾  
假者之有咎也

下學者于下學也非學乎下也下體實而用博下學者功  
純而業進是義無盡上達者于上達也亦達乎上也上體  
虛而用精上達者學盡而心還人盡而天至是義亦無盡  
唯上下相因而不相卽故有分惟上下相異而不相離故  
有合是故上不可學無學乃上下不必達下達斯墮理事  
精粗道藝本末非聖人不能決擇而審處矣

力不足而情不能已則有借借不足以言真凡事皆然而



文爲甚

德之不卒者每每以孤失之譬之立身者族姓單弱士類  
希附孤處之勢自然可慮則不得不取其近者而助之于  
是以類已者爲黨而又有類類已者轉轉約結以自張大  
則所取者有限而所拒者無窮不思我有合一四海之德  
自有四海歸仁之理不必慮其孤立也孔子惡鄉原太公  
斬華士推之于宰去陽鱈朝去佞倖聖賢之公正宜與天  
下之人共見其心所謂德不孤必有隣隣臣隣也非左右  
相隣之隣也

河濱遺書抄

四

五

淵止而不流江河流而不止溺者殺人其行其止皆可畏  
也水弱之喻吾所駭心

物有資于水者資其少也物有死於水者死于多也嗜慾  
之深者胡不鑒諸

一與二爲偶形影之喻也一生二陽陰之序也二病一分  
合之判也二其一爲二逐于其流也一其二爲一結於其  
本也因一以念二億中者之方隅也因二而忘一馮生者  
之愚也

意必固我此一切豪傑得力處子能絕之超出大賢一流



遠矣在心法則爲四種在世法則爲適莫子自言之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孟子言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須於絕四處見巧始得

日無依傍無蹊徑無生滅無垢淨無增減月則不然是以君子體之以觀心

讀史如觀方書不難其龐雜紛糾政欲耐心見其病痛所在看古人治療得失以爲他日活人之用如但資爲談柄或爲詩文之助究竟何益

勢不極不反事不極不悔悔者愚之所以趨智也凶之所

河濱遺書抄

四

六

以入吉也既悔所作勿作所悔

人之將寐也事去于心其將寤也心未有事未有事時此凡之似聖也孟子謂之夜氣氣與禪家四大之風道家三藥之氣不同此性之寓于氣質者也性不可言而言氣聖人全體凡人乍見耳

地質之虛處天也地中之灌輸一合而不可離者皆天也本同空虛並無二相不得謂虛空是天川嶽草木人物有形之類能礎于天是以易觀其行得其健于乾我觀其一得其定於性



治國則歸之君相治身則委之于醫治心則求之於聖賢似也然不如自已親切做去

玩好之物不可衣不可食玩好之人不可師不可友玩好之書不可言不可行

顏子不遠之復子以爲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可以見未達一問處益不違如愚卽是予欲無言之旨幾幾見到頂地然其所學止到不戴過其未能渾然于粹精之域矣

春弦夏鈞秋浮冬營或過或不及則病矣文章之氣吾以

河濱遺書抄

四

七

五藏觀之長短強弱之間微矣乎

私似有情公似無情余謂兩人闔狠各有私怒傍觀束手亦非至公公字煞有力量處分在故公則說此乃帝王之事其下竊取不得

今日如昨日今星如昨星光有大小體無存亡

惟沒故不厭惟簡故文其或偏于一味有好有不者矣極力鋪張有到有不到矣此經子之別也

治已歛一分則加人處增一分是故退藏于密卽以吉凶與民同患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晝寢之不可者無故而求不醒也無故而求死者其端甚多凡可以致死之事無之而不爲也獨何與

神狎明鬼狎暗人不可以不智子狎動局狎靜人不可以不止

花皆春也春非花也竹須水也水非竹也所以作詩者不于詩中不于詩外如在詩前如在詩後

於性中執妄身爲體如屈天子之尊潛居民間一不定也以性中逐萬境爲用如馳穆王之駿周遊八極亦不定也大定者不然天子辰居萬國咸寧無尺土一民非天子之

河濱遺書抄

四

八

所有而不皆一一親至其地親見其民也何以故性體靜而用大惟靜故大惟大故靜

影從明生不從形生無日月燈則影不見

事有根柢物有本元詰其所由皆以心造心生心滅此中不可把鼻今人動曰無心心豈可無且問無與有對何者是有何者是無心向事物邊去似順而逆攝事物入心裏似得而失屏事物于心外又必不能千差萬錯都在這裏所以聖賢親切教人於此不厭諄諄

才以自快亦使人共快然其快處卽不可爲天下之事不



快則留快則洩不快則生快則死是故用才者用人之才而不自用有才者聽人之用而不敢專然後大小長短足以應天下而不匱

痴人受禍可憐亦可恨當其痴時自以爲智迺其事不可爲猶以爲非戰之罪也吁

朝晴而暮霾得夜爲光此晚節不競者之近于鬼趣也晨陰而夕霽視晝爲快此克葢前愆者之善于自贖也

鄉宦于其長有利其昏庸而用之者予深悲之夫聰察剛毅宜於政事者每每不徇請托百姓之福紳士之忌也是

河濱遺書抄

四

九

以監國之立以序不以賢卒以亡國者亦猶此矣

人有詭爲善忘者於權貴則切切然記之於故舊則忘之此阮氏青白眼遺法而誤用之者也既破之前士已笑之有舟有水不駕不行有書有理不講不明

風之多言雷之易怒此吏事也上天不然人生五官口禍爲最卽在七情忿懣難消是故厚重簡默歸之仲弓遷怒貳過惟回能無比者臥聽風雷返驗自心實實見得如此雷有聲無形或以爲神實有形夫陽在陰中憤而欲出則

激而爲聲以爆竹辟雷以礮之藥線辟雷呼天下之聾



者莫威于此然是地氣爲之空中原無聲也

疲極不得不睡睡不足不能便醒睡未足而醒仍有倦意以知凡事委頓天下不治皆有酣睡之時天未睡足豈能易醒辟之於冬近寒栗烈必經一時然後徐轉天地閉矣閉者睡象也復其見天地之心睡乎醒乎

春花秋月其氣之靈者也夏暑冬冰雖不敢厭自不可喜况於造冰起雷者乎

山水在天地間爲佳至于珠玉又山水之精禦災禳備禮典人皆寶之故山水之珠玉如木之有華藥之有味不但

河濱遺書抄

四

十

此也日月爲水火之精至夏則熱隆冬大凍非其至精無以成化而及物精神之道豈其微哉

中道無對待正道無顛倒中正無所不貫無所不包以不中不正涉世斷斷不能譬之偏師深入強旅橫侵雖勝猶敗不可爲據矣

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天包地外則清者全而濁者拘也人之氣質清者爲聖賢濁者爲庸愚則清者善而濁者否也然清濁雖分其體則一天地原非二也

乾爲首坤爲腹首不足以當身之十一而耳目口鼻之事



備腹則枵然徒大耳然耳目口鼻皆受命于臟腑豈天地  
合德反有爲之心者耶  
人親地者下流也從乎濁也其親天者上達也從乎清也  
人能使天與地合則長生天地相離則不生  
能者人之所資也無能者己之所安也多能則多勞身勞  
則疲心勞則苦故養生之家不爲能

晁文元公曰順逆二境俱爲纏縛順則生愛結細業而難  
解逆則生憎結粗業而易解非深于治心者不能作此語  
名之不立貧爲之也業之不進懶爲之也貧不可醫懶將

河濱遺書抄

四

十一

誰咎

天之于我不亦仁乎便僻事左右者或死或去以非禮相  
加者麇至而接武自知躁而卞急處于亂世不得已爲隱  
忍久之習慣如自然矣

水厚曰深土深曰厚厚以實實者萬物之所藉也深以虛  
虛者萬物之所游也深益深者江河之流於海也深其淺  
者人力之濟川也反是而淺其深則堙之填之矣厚益厚  
者土壤之封于嶽也厚其薄者人力之爲山也反是而薄  
其厚則穿之鑿之矣學問德性之間居已應物之事君子



小人之辨皆由於此

為學之方一取一捨取天下古今之理捨在我情欲之私  
聞人有難當思所以振之聞人有冤當思所以解之人人  
而為之勢必不能其或有所阻雖欲救濟無方人之禍福  
聽於鬼神亦無有不惻然動念皆彼蓋自作自受可以人  
救得免君子存心以仁久之大有福矣

解脫境界若埃深造當無其時若取目前亦復不易昔人  
有問解脫者曰是誰縛汝愚嘗見蜘蛛作網網蟲而哺之  
物為所縛卒難脫去今之官長乘勢虐人蓋如此矣是故  
自不縛執又宜解人之縛曰知曰仁君子之所共勉也  
求閒無別法入山避世不可驟得古人云心礙事非事礙  
心能除礙事之心則雖在市井可也

示兒

白樂天晚節學禪經月不食暈即無論禪能甘沒泊夫豈  
易

楊景明云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謫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  
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

養生家之要也



尼父時師生相得學以成已教以成物朋友之道乃盛於君臣迨其後百有餘年鄒嶧設科英才太滅攷其故則入於策士之流者十之七八策士急於成名而脫棄學術者也漢興六經唐置增廣自宋迄今沿之不變學之盛衰可得而論方其爲學之日卿相人爵固藉以用世庶幾有爲於天下區區富貴云乎哉讀孔孟之書者必知所以自立矣學之於人其丹雘乎雖有梓材匪是無文是故清英之氣乃所以覆嶽瀆秀上之理乃所以啟聖智

惟日月爲明惟日月爲動故曰明則動氣不動物不變心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不動體不變故曰動則變

天曰覆君之事地曰載臣之事加萬物于我之上我不以爲嫌而載之地道之厚如此純臣亦爾

天下之境馨香者少臭惡者亦少惟恬澹處常多觀于此乃知舜有羶行之言不爲過激

天下事不知其所可知固不可必知其所不可知亦不可經史之學人之所可知者也理之淵數事之龜鑑沉而酌之其樂無窮人皆見聞而我獨不知斯之爲可耻矣

禍福之設聖人止以惠迪從逆判之一剖易經全是此理



一切不自修省而恃之于命且或任之此所謂無把柄者  
故孔子知命之學俱在三十而立之後其前不皇及也昨  
夢見文昌予蹠而謁之且告之以續文獻通考此經史之  
祥也兒輩勉之

元微之酬樂天曰元詩駁雜真難辨自註云後輩好偽作  
予詩流傳諸處身到會稽已有人傳寫宮詞百篇及雜詩  
兩卷皆云爲余所撰及予勘驗無一篇夫古人盛名遂有  
贗作太白集序已云十遺八九而悲來笑矣乎猶有假爲  
之篇瓜洲王漢恭募改城河假予爲文予何足方古人爲  
河濱遺書抄  
四  
西  
之一笑云爾

視大若小則高以明視小若大則精以微視大若小者須  
彌藏于芥子視小若大者蝨心等于車輪大而大之小而  
小之此爲物所轉者未有能轉物者也有因物之法有對  
治之法學問固然居心豈異

頃見吾鄉之人論居處所宜以爲西北田瘠無商賈之利  
求富極難亦不易貧東南易得富其貧也忽焉孫叔敖請  
寢丘正須處于不爭之地

念書者句讀清楚段落分明自然文字不至模糊義理可



以通暢卽如誦詩不云讀詩讀書不云誦書一則風雅吟咏入於性情之樂一則典謨莊重如在君父之前學人作此觀想可以尚友古人

培花者勞且久其艷朶馨澤不能多也雲之華或停或流或素或炫無有互根高下相薄輕者如殼厚者如山潤者如琢堅者如崩光者如寶黯者如沉至于雲雷電廉纖雨澤千億其態堪以寄眺非如海市蜃樓猶在人境予嘗以爲修飾娟好呵紫之妖習也卷舒自如雲將之奇觀也文章貴氣氣貴自然好奇者盈天下久當厭而思返矣

河濱遺書抄

四

五

以龜爲塔者呪術所加大龜下級次龜漸小差等加之可爲七重術者呪之龜四足撐立望之若塔牕以蝦蟆爲師生者呪畢鳴金大蝦蟆居中爲先生以二十小蝦蟆爲弟子傍侍而揖之命之讀書則閣閣作聲命之散則各去以蟻爲陣者分蟻而鬪之三者皆與人相遠皆可教人之不率教不可教則三物之不如矣可不警與

予爲詩不能苦思人欲迫之姑敏應之此是鄉者一大病卽以苦思求之再三改之而人猶易視若無以爲是草草者耳遽遽者耳予欲盡其所見所聞一一納之詩中稍縱



之恐遺去是以疾出之恐不及不皇刻舟求劍也人之輕  
吾詩者吾利其攻吾瑕故予之知己也然求其深味予之  
苦心而愛我于無已者則不易得矣此道冷煖自知近讀  
古人之詩益生慚愧今改舊作述其意以示吾子

世之不知詩文者妄肆譏彈雖在古人敢爲雌黃此愚而  
悖者也略涉津涯而于此道不深者以已律人欲強人以  
就已與已不合輒爲怪詫此鄙而小者也有自負牛耳而  
學術不正居心不虛者是非雖明或借之以爲黨同伐異  
甚且妬而忌之於其善者吹毛而求之必使人出已下蓋

河濱遺書抄

四

六

欲橫行于一時擅名于來世罔思成人之美過爲谿刻之  
論此魁而惡者也夫天下有志之人以千古自命者師于  
古人專精力求于古無所不貫無所不化自能有立豈其  
以人言爲勸沮苟在初學膽力怯弱之時方欲借鑑于人  
或有所作而人不許可不廢然而返者幾希矣可勝嘆  
哉

詩文不必求人賞鑒但求自己成章自己滿志必使今  
年觀舊年之作無可損無可益然後人之見吾詩文者綉  
繹而不可舍尊重而不敢輕耳



中人之資最多譬之于女美未必鄭且醜亦不媼母也爲  
女宗者豈在容貌乎學問之道亦然

我之教汝蓋迂矣人以時文我以經學人以擷華我以明  
理人以訓詁我以尚論人以略涉藩籬於今日探古時之  
概我以考究事物資前人爲後輩之師此人之所謂駢拇  
而學者之所謂蛇足也

予老矣今爲汝說易又說大雅大雅多周人述其世德之  
詞道學治統備見于此其字法句法章法之妙出於周公  
者尤不可及今人作詩唐而上漢魏則止矣非聖人之時  
河濱遺書抄  
四  
無聖人之筆欲以詩鳴不其難乎經如化工化工雖不可  
爲學者不可不窮源

出世莫如神仙用世莫如將相後世之廟食者以其能出  
能用故也然皆以辛苦得之天下一切事詎許嬾人做乎  
日不失其信故萬物利之不改其光故百鬼畏之出東而  
旦歲功成焉苟非大信失所賴矣凡且皆明陰晦避焉唯  
有神光乃生威也是故誠明合而聖人之德備聖人之事  
乃生疑暗相乘鬼類攸聚是故君子爲信不爲疑處明不

處暗



讀書可以養心可以變化氣質仕宦之人不知霍光傳爲何書其自跡則八面玲瓏目無賢哲乃其沉入處止是利窟以予觀于此輩書則且置何不深慮其子孫

尚書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音讀如又春秋亦然不但音也其義乃爾假如無註詩韻收此字於去聲之中淺學陋儒竟以有無之有用之矣誤人如此類者不可殫述是故孔子教人先博後約今人於書全不博考傳註而輒據以用之似爲簡易受病實多矣

聖人有不可學之時衆好之必察焉非必其惡人之所好也然君子之所好者不善者必惡之蓋聞學道之流必驗

河濱遺書抄

四

六

于麀民之相黷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乃知爲小人之所容而不攻者必非君子之真者也文章之道亦然○有專錄死後之人者好名之人有惜其不得與者矣有專錄同時之人者好名之鬼當復有笑其不必者矣公以天下之公好惡而酌其好惡之有關於天下者不必作調停見也

聰明待人而開發者無人則迷然在人之所開亦復有限是故教後學者待其自爲開悟教之者一而聞之者或知



二或知十皆其自開者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聰明塞矣  
自塞而自錮之此自怠自棄之兆也何以教之曰不屑至  
於不屑則父母之大慈無盡矣

法貴拗折調必鏗鉤機用虛靈理須周浹此予之所心儀  
而不可卽者也擇題而施以期其必傳然據事直書則失  
頓挫用意廻環則墮汗漫機在一時之湊泊理須終身之  
講貫不亦難乎不難不可以言文

羣書皆可悅心雞鳴不寐輒有無窮之理爭獻於意中迨  
其既曉則案頭累積如珠貝之不可勝用止覺其忙迫勞

河濱遺書抄

四

九

苦恐其覲面而失之蓋此際飲食未入人事未來虛白光  
潔直如理來吾心如物來鏡中大奇特事慎勿錯過

少年讀書未必便有所入所以聖人刪述俱在暮年理路  
精微人事亦少勞擾或乃謂老年光陰無幾不如行樂疲  
其心於財貨妻子於理全不留意吾不知其何樂也老年  
有悔少時之失學者矣少年戒之

學短文字則不能取大勢吾嘗歎文之窘迫者蓋澁而不  
可肆故寧於長篇資其浩蕩變動之度以助吾之氣蓋莊  
騷國策與燕家父子之文皆不可須臾離者若夫賦則三



都上林諸篇洪大而曼衍不可以盡經則易一部爲一篇其榮可辱也其貴可賤也則無立朝之樂矣其治可亂也其安可危也則無生民之幸矣是故士嗟于野猶藏乎民民歎于室世無可避享太平者不可不知其福也

賄而求仕者不肖之鬼必有以福之所以償其費也仕而肆惡者正直之神亦必有以縱之所以厚其毒也果其有才未舒有德未酬積之于身施及孫子如善爲農者之貯粟久而益富用之無既矣是故教子者教其爲聖賢不教其爲卿相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意在心後知在心初心動而爲意乃知意之靜者爲心動靜之間心意之分非知莫了此在大學知字所謂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然意與家國天下相接處惟心之本體深微廣大無所不具意自意心自心難與無知者言之

大禹惜寸陰陶侃惜分陰古來刺股瘁掌皆是此意不及時自修將有噬臍之悔吾願學人善爲決擇也

處世宜用耿天臺先生耐煩說爲學教人亦然天下事耐煩則有頭緒有次第若其最不耐事往往有美不就悔之



何益此須師友夾持乃能共濟君子成人之美夫安得不耐煩乎

若論爲人之道與希求意效之福者不同自己好處因而增之如累土作牆自己差處卽便改之如早晨頰面此亦何難詎待人譽方進步人毀方知懼乎老年悟得聖賢極是平常全在日積月累而已

居山十六觀

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圖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陶浚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焦先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



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嘏祝嘏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山居者當如是觀

孫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上土窖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山居者當作如是觀張忠隱於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芻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山居者當作如



是觀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宗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屈此古之遺德也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王敬宏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秦望

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居者當作如是觀陶宏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



志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有蛙鳴或問曰欲爲  
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鳴鼓  
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  
此晏有慚色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有  
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  
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  
不希企日損作空散賦以紀世山居者當作如是觀

河濱遺書抄

四

一

遊山十六觀

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  
汝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射柳嶧遊山者當  
作如是觀

李固與弟書今年五十有七鬚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  
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  
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置酒言咏終日不倦嘗顧謂從  
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



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歊隱居求志尤好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歎其有濟勝之具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訐嘗着縠皮巾破襦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河濱遺書抄

四

五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恠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羊元居山當戶山峰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卧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劉伯壽洛陽九老之一也築室當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



於峻極院中投筆記歲月最後題云余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樂死爲棺殮殯之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才景純第齋居焉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兔迹鳥道人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爲山水漫遊記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樂天廬山草堂記曰堂中設水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矚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隨氣遷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張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僭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公超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遊山



者當作如是觀

東廣徵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筒一枚上兩行蠅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晉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

河濱遺書抄

四

七

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遊山者當作如是觀

芸冊

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止之其文雖佳卒之弑幽王者犬戎也祭公可謂無先見矣先王耀德不觀兵亦難言哉

號文公諫周宣王不藉千畝以爲大史順時覘土驗之於農祥天廟農祥者房星也天廟者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者二月朔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一事也三才之理備焉以



音樂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微乎微乎

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幽王之時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

襄王却晉文公請隧詞婉而嚴重彼目無周室不賴此辭將何底止然猶是伯者好處後世禪位易如奕棋求桓文豈易得哉

孔子以商頌次周魯之後生今之道宜然若以世代論之商自當在周前况魯乎若書則徑從世次而下迨秦誓說者謂十世前知余意不然蓋傷其以文武之都爲嬴氏之

河濱遺書抄

四

天

封也

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由司馬遷之言觀之見二典三謨乃孔子追述唐虞事辭太略故年月不備當時史臣紀載竟不傳也今觀商周之書在後奇崛鬱勃不可易解而此乃明白典顯吾以知爲孔子之作焉

詩書多祝頌萬年之語非至漢武嵩呼乃有諛諛然生而壽考歿而爲神神則有之仙則未聞白雲帝鄉莊子之言

與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卽惟辟作威惟辟作福之  
義予疑公穀兩家卽門人當時各以己意窺度聖人而爲  
之者左傳紀孔子卒後事尚多公穀則朝主解經以須溪  
班馬異同之法考之思過半矣

李卓吾選古今奏疏止五人漢賈董宋陳同甫明張大岳  
趙文肅宗伯太虛示予江陵重囚停刑疏以爲透徹之極  
論辭疏可以不載蓋卓吾之欲爲文忠飾奪情也文肅精  
于三教其爲弟壻則以中陰之說顯示來茲此又禿卓意  
中事也古今之名論當不止此

河濱遺書抄

四

完

史記諸侯子弟若肺腑解者曰肺音柿木扎也腑木皮也  
如木扎出于木樹皮附于樹愚以爲不如本字義長

文以事載理者史也以理該事者子也經則理事兼該六  
經不一其體而諸子又多異說從四子入以四子之說爲  
取士第一義而經輕經輕而習于庸俗腐爛是爲背本

孔子之學全在六經經中奇字與義是洙泗上游譬之藥  
品古方雖有仲景河間東垣丹溪豈其不用靈樞素問也

耶

文以曲勝直以純勝雜曲言其波瀾層疊之勢純言其經



緯機杼之理然曲有大小流觴者可狎黃河九曲則崩奔可畏斗杓之曲踈若列棋音樂之曲抑揚中節純之爲物也麻泉葛紵各用其本色而夏尚清纖冬尚麗密六銖天衣御體若無袞衣十二章光華璀璨錯其間細者無類法在選絲又貴比縷厚者堅密如玉肉倍如味和合以此觀之作者之難可知已

詩話各言其所得先岳鑑寰公述吳橋范質公好讀此書自鍾磬而下其篇頗多若以古今文集論詩博採之另可獨成一大部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起字章字外並無助辭文法拙強在第二句宋人爲之便不然矣

栢梁詩一句七果名太白詩一絕五地名文機故用虛非實字則不莊

太白詩多言神仙事太虛謂與少陵有天人之分稽子震以爲李何七子源于杜鍾譚源于李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晉王脩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却曰王脩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米何須



陶胡奴彪之不與脩齡之不受於詞色又加甚焉是皆不可  
蘇轍城曰所貴於画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乎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營園圃  
爲佚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  
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得而居乎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  
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予謂園林有主卽未可遊  
天下不乏真山水遊之所至能復幾何此可以得省事之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法

司馬徽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婦諍之曰人  
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問君之意乎徽曰如卿言亦復佳  
予聞龐德公謂徽爲冰鑑而其慎乃如此則老子聰明深  
察好譏議者其爲尼山慮也遠矣

醉鄉王績之言也帝鄉陶淵明之言也白雲鄉成帝之言  
也酒色仕宦加以鄉各各言其安也列子云人不婚宦情  
慾失乎大禹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安乎危乎

南冢宰海剛峰賀者紅箋悉却之鄒吉水元標以青峽三



十文入賀海受之數日酬鄒餽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止廉者矯節亦見當時朝廷風厲之意

颶風作有吹海中舟墮入城中者故粵東人爲屋多以茅

不以瓦茅爲風敗易於改作耳

子明云

綿州有鄧艾祠在山上土人禱雨輒驗崑山陸子敏值旱

以爲鄧不主雨神必不靈姑一往至其祠宇心輕之以爲

祠可以移爲敵樓也日甚烈俄有一點黑雲如斗大土人

曰雨且至俄而大沛亦異矣

陸子敏自云

崑山有顧筍洲先生者得神明養生之道少與宏宰同舉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子鄉爲令勇退其子瑞屏公錫疇已貴顯先生不驕于里

乙酉之變年旣八十餘矣入鄧尉山聞有新令至弗食瑞

屏勸食不從曰女勿以我爲念女爲女事耳餓十有八日

弗死竟投環死瑞屏入閩浙爲樞相督師法約諸將甚遽

遭變其孫瑩從行每痛父之死焉筍洲以餓爲節賢于老

歸下者遠矣乃歷十八日而不死因以知養生之學益不

誣子

徐生云

韓昌黎筆解爲宰予解嘲單道開能晝夜不卧常衣粗褐

吞細石子每一省之始恨希夷誤人



孫宗伯慎行論明四大家一爲羅圭峰理一爲李空同夢  
陽一爲王遵岩慎思一爲唐荆川順之他日論文以械林  
王槐野維楨爲最今日乃有推轂震川者不知定論竟如  
何耳

有談人用羊骨者一少年頗以爲不然余觀羊脛骨治誤  
吞銅鐵金銀等物據各醫別錄漢上張成忠女七八歲誤  
吞金釧子胸膈痛不可忍一銀匠用此未三錢米飲服之  
次早大便輒下蓋羊脛骨灰可以磨鏡羊頭骨灰可以鎔  
鐵不但博物亦且療人以此知少讀書者不可輕言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粵東陳子明言明之大家以空同鳳洲爲最予以滄溟爲  
間曰近日則太青石齋覺斯耳鴻寶德園皆翹乎自異太  
泌楚望聞于楚升菴慎軒著于蜀伯玉元成表于吳瓊山  
渭厓稱于粵前此國初首重青田虞山常推之其他能詩  
能文之士三百年間作者不可勝數矣

舍其舊而新是圖者文家之晉乎然劍有求舊之時祭有  
先河之典舊亦未可盡非也自今砥昨轉盼陳迹自後砥  
今豈保常新乎譬之世代無恒乾坤不改吾守其理之不  
變者以立言夫何新舊之有



讀書之道譬於行醫皆從身心部位細細檢點不是向外  
功夫不知學者壞于何代止以書爲功名之徑於身於心  
置之茫昧而不加省究嗟夫治道不復人風滋壞有望於  
老成人以此立教庶幾初學無誤耳

學者如作繡迫其成則文明燧燧爲衰衣之所崇尚然在  
用功之初一絲一縷五色五文并可草草相就者亦如作  
農終歲之勤一朝之享少年勿錯過也

醫國有四物湯尊賢使能賞功罰罪此象山先生語也宋  
時積弱然元氣未損故用王道藥以補益之其民間膏血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一費於金繒一費於郊祀一費於軍興正如吐瀉交作胛  
土受傷其所謂賞罰者如一切剋削言利之徒和議盟好  
之事皆有罪不赦者也疆場小捷使命不辱薦舉得人之  
屬皆有功宜錄者也祖宗以來倡明道學爲賢爲能于斯  
爲盛不患無人患其不用陸子之方真古方也干戈瘡痍  
譬於外科欲救肌膚當調榮衛百姓雖愚懦可不念哉

省事之法莫如嚮晦宴息夜飲者以此爲樂退步之法莫  
如閉門謝客賓旅者以此爲惡謀生者無過求宜於知足  
教子者無奇策惟有積善充類而觀之怡老之方固在日



用之間談長生之藥則談矣

藝雖同巧者不如習者之手田雖等惰者不如勤者之豐是以業貴專攻學戒怠窳何況究竟性命之場誕登聖賢之位而可以恍惚有無間一涉獵乎哉

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懲忿窒慾利用安身易之學其唯聖人乎

童箋 有序

吾老矣于經始有驗也蓋自今始童也而吾兒菴乎未知學則不得不箋以告之亦曰童之而已矣夫聖人之于天

河濱遺書抄

四

三五

下也皆所以童之也九經皆其箋也嗚呼人不可以不童明昧也治亂也童年又不可多恃老而學焉則可謂云爾矣

改過不吝吝義最深留其根株瞻之弗舍長惡遂非皆從此起顏子之爲好學也在不貳過不吝者勇矣哉

知無定體在理虛靈在事通達見理絲忽不明應事違礙多端聖人教子路不知爲不知此非住語望其窮理盡性耳

知水者不溺然不溺于江河而脾濕之病則在多飲此亦



未致其知也真知水之生病者敢姑試之乎

山徑之茅知之通塞也宋人之苗強不知以爲知也不熟之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五穀之熟不在成實圓足而在苗秀之後地力雨露待時而滿夫仁之熟從事物以滿心量不是施之于外止是返之于本微矣哉

殺物殺人者自傷其心利物利人者自護其心非見得親切終是虛假是故成己曰仁成物曰知已物原無二

寒暑之時人皆知其寒熱畢竟真知寒暑者當夏而曝裘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直冬而藏葛是故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人倫如飲食性道如味有自然之味父子之仁是也有增加之味六藝之文是也是故飲食者蔬水之與梁肉也味者甘苦之與寒熱温平也試觀醯醬庖厨之義可以知道之日新矣

德在性與事之間性有五故有五德事有萬故有萬德安汝止者性也一日二日萬幾者事也

有心而壽無逸者之所以享國悠久也敬則志一志一則

氣不散



易義甚新久而不腐言理言數者無不取足于其中是故  
讀易者或知其萬一用易者或得其萬一泥而不時者非  
易也逐物而不得其止者亦非易也

酒畢檢放心尤爲得力常從此熟去則當境不擾事後無  
悔

无妄不但無非爲之事假忠假義事汙無成身名俱敗子  
孫不保皆以妄之萌耳或問真曰學古人而竊其似者未  
自省耳致身事君取諸大學

小人最可惡者成人之惡不但不成人之美夫人惡旣成  
唯有刑罪誅殺耳誅殺其甚矣是故教人治人者貴于美  
惡未成之先成美不成惡也

舍梧櫨養楸棘此在己之愾也係小子失丈夫此擇交之  
弊也內持大體外事大人吾願學焉

多一頭緒費一收拾曰約失之鮮曰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此伊尹一介不取與卽簡則有功之理務外者多事少年  
之案至老必結今日所爲他日必累是故聖賢作事謀始  
但求有事爲無事不起爐作竈也

無欲其所不欲養心莫善于寡欲可欲之謂善知可欲則



知寡欲之欲非可欲者也口之于味也欲也性也有命焉則其可欲者存矣

文武周公無憂達孝皆以禮爲重而禮又以祭爲重周禮之原本可知已

禮記喪禮今人槩不省觀以不命題故也曾子問文章極好作古文讀亦有益

義以喻顯喻亦以義顯此互章之妙也義不盡喻喻不盡義此未發之蘊也

利器之于善事仍有許多作爲非器利而事遂善也自己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心性之間乃藉師友以相研究意自己努力處他人未能着力

聖門論知人此天官之學也升田學校地官之學也其他宗伯司馬司寇冬官之學也妙義見於聖賢者不一而足臯益稷契所不能兼者儒者欲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帝王師也

瑟彼玉瓚註曰大福不降于淫人易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先正之格言曰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每見享福太過者天必概之



百姓之衆藏善不善蓋衆者水之滯也激揚之所不及也  
上以此置人人亦以此混藏地之市也天之夜也雜然其  
不辨以是爲治道其可乎

勸以誘之从者十五懲以禍之改者十一是故申韓之學  
天下不樂

君子三戒非曰少年可及于財而老年可及于色也血氣  
二字爲蠢材喚醒

人未知色先以乳哺故食先于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  
焉故易之頤曰節飲食禮之月令曰戒容止

河濱遺書抄

四

三

不能盡聖人之所盡者必其欲盡人之所不必盡者也聲  
色貨利玩物喪志之類無有盡無有盡而必盡之勢有所  
不能矣

左馬未淹輒思漢書後漢未終輒思三國此乃吾輩大病  
比于願外無益有損

文之不間斷不可禦止者氣與曰此文之血也理取于古  
今人已之所有呼與俱呼呼吸與俱吸如子之在母腹躁氣  
客氣渣滓飲食之所未及是乃謂之真氣耳

飲不能盡天下之水食不能盡天下之粟知其味之同則



一勺足以槩天下之水一粒足以槩天下之粟然餓夫不足以免死饕餮亦足以成病讀書而競博者是亦饕餮也已  
謂境寂寞以古文闢之謂心愁苦以異聞解之自朝至暮遂以終老是故無聲之鼓吹無相之丹雘無味之甘醴無形之窈窕無位之富貴皆于文字中得之况于已心得之者乎

以一斗水滅竈竈不滅以五升水止沸沸可止水力非有異也竈中之薪火異類也釜中之水同類也水通于火不  
河濱遺書抄 四  
得不沸其性固水也同類者雖變必合異已者雖合必變  
吾于釜中知之

古人善養生到該死時却不怖死今人善求死到該死處却怕死此關不破一毫學問俱無

頑祥者君子之影響也妖孽者小人之氣類也故日食地震螟螣之兆反爲彼之所慶若夫景星卿雲又彼之所畏也世運反覆吾道不終消彼豈能終長乎

人於少時身爲父母之身不敢不自愛恐傷父母之心也  
比其衰也身爲子孫之身不可不自重也將以觀子孫之



成也自惜身命者乃能知之

自余嗜讀書常厭俗事俗人今則自厭其應酬詩字矣理不可盡取之益多若決江河不可以禦其多也可喜也亦可懼也

他水入此水自異而同也同乃大舊年入新年自稚而老也老乃尊吾于水觀同異于日觀老稚學問之道無他取諸已而已矣

滑者水之變也猾者形神之變也拙敗者輕猾敗者重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其亦猾之錚錚者耳故高人之智不出河濱遺書抄

四

三

而用世非有他良聊得藏拙  
虎之文如山川豹之文如河圖其毛皆淺而其理甚威不似羊之冗長也人之利于羊者多織罽作氍或以充巾幘衣履之具其羸亦多所用虎豹則不然所以小人之品細民之業君子不屑爲

髭白非髭也血衰也非血也氣趨于老也一髭微衰衆髭隨之如小人立於朝一倡羣從徵朝廷之衰焉元首面目之間豈其微哉或曰髭故黑也老則化白豈君子有時而化爲小人與嗟夫世道之衰前之君子不恆其操者多矣



翰墨

畫有聲乎曰水之泐泐可以耳聞畫有味乎曰花之生香  
可以鼻頤畫理如何曰隨物肖形不增不減畫趣如何曰  
妙緒雲來得未曾有愚觀於落墨成蠅因誤爲巧龍一點  
睛通神入聖刺隣女之心女可求解寫海神之貌神亦愕  
然未嘗不流連仰企矣

鄒先生留跡金山最爲山重自云留鎮此山良不虛誑嘗  
觀扇頭之作蒼格秀致奚止老氣橫九州乎錢舜舉趙榮  
祿以人品高故天下寶其翰墨虎臣品在錢趙之上得者  
亦無奪也

河濱遺書抄

四

墨

幸秘藏焉無爲好者所奪子瞻之帶可留後之爲子瞻者  
亦無奪也  
畫畫二者不可得兼今之欲爲兼舉者反多自悞前輩之  
兼者寡矣苟有偏長皆可傳世以此知享有重名至于身  
後不衰者其品固佳亦其福也予欲爲書畫識小錄者以  
同時之人爲之以備異日焉

予於山水交其神不能言其妙每如夢中之影不能留住  
故見圖畫之類彌增眷愛乃知作者此意浚而不厭亦倩  
此爲大眾作山水之緣耳



近日字學大壞皆以側鋒欹態取妍一時幾以古人心正筆正之語爲迂濶夫作字固細事不深究其源委遂使此道化爲鬼魅宋儒云卽此是學况先輩之竒情逸致皆自規矩中來吾老而不知書每以爲憾或有子欲學書求予字以示予何足法以予爲戒可也

學字作勢結體是外面事筋骨情態近於內矣米顛曰不欲有二王一點俗氣此豈易設哉智永懷素表表耳目集右軍字者亦屬懷仁此道故有攸歸出家者不可讓也畫有巨然詩有惠休一藝成名便足千古夫所謂動靜剛柔河濱遺書抄

四

三

出入變化之間豈易到乎善書不擇筆此言不可爲訓使其又得佳筆自然圓秀健到無不愜意譬之將軍持鈍刀則不能斬馘制勝佐以利器自然所向無敵矣乃者筆甚貴予不善書又復貧困亦一慨也

老杜飲中八仙余考宗之與太白飲時當在金陵汝陽三斗始朝天則在長安蓋事後合而詠之非一時也

飛言其翔動自言其虛微疑如棊中泛音得意在輕重之外故其字如飄雲曳練雖祖于聖帝而結構之妙不能自



止蓋有神行焉

喻廉之舊者尊宿收藏珍獲以當典型不必以用見其才  
然前代庭珪今不復存非其才盡或以用之太遽不能不  
化爲烏有此亦消磨人才之一愆也

溫其如玉予欲以之言文泌水洋洋予欲以之論氣取傷  
廉不妨于學用之與傷惠乃於筆墨施之

文章之道不動則弗靈不潔則弗工飛也者所以致動也  
白也者所以取潔也

偶作飛白字爲學文者下一轉語此  
從空中結撰文心幻妙不可呆癡人

于其中者  
乃自知也

河濱遺書抄

四

四

畫理如治理不但莽氣不可用卽條理粗具神致弗洽高  
下之品分焉真者不贗惟有心者知之

巧者言有盡而意無窮拙者言無窮而意有盡文生乎情  
情者實也許不可以爲文况行事乎

子每以兵論詩凡兵皆軍威也而非其帥爲詩登壇者任  
愈重事愈危且無求其制勝要使先立于不敗務要使吾  
之作爲人之所不去斯可耳如其強者乃能起古之人而  
決其雌雄

坐陶公北牕啜玉川子茶便是山靜日長



詩中亦有離四句絕百非處一定之法其在剽襲者卑卑不足道卽用意翻案仍在前人範圍之中是以知詩之景會正如因緣湊合非有非無自然不增不減又以造物譬之春氣發生原不在紅紫芬菲之間於紅紫見春之一端則可謂紅紫乃春之本領則不可矣

詩之詰縹縵虛無者其人必躁暴其沉入遲重者其人必爽脫何以言之作者多自言其性情然自修飾以駕于人之上故矯而爲之以是知詩亦有論篤如君子者其人未必君子也

河濱遺書抄

四

五

山水

居室不可無山林雲壑之致旣到山中斷不可再起人間之想若其把臂猿巢申盟鶴友而區區又談說利名商確家計則不如祇坐市井終日與駟騅伍也

水能益山以其氣潤且於山作鏡使山之態得以自照故已奇矣納日月之光返景肆射草木人物皆躍躍生動則以其明動之故也每見鷄犬有知不肯入水魚鱉有知不肯登岸物于所安各各不同君子小人亦復如是

山之字以東坡爲最明則文徵明祝枝山董玄宰今又有



鄒虎臣王覺斯余鄉惟胡可泉續宗許少華宗魯山之詩  
自唐張祐孫魴外作者不乏然以王季重之所評求之可  
得其十之八九

臨水有八益一清俗心二得素影三多冷風四無塵土五  
見來往之舟六近灌溉之利七便於澣濯八如在山谷間  
住相望比隣不易通問

秋山入莫靄中自是淒涼予獨喜其骨立挺聳真氣肅肅  
非同春夏溽靡之色令人可厭

觀樵大有悟處一刀一斧直下爽快使無益之蛇虎聞聲

河濱遺書抄

四

吳

遁跡不比漁者設網乃復患及龍種

紅梅唯滁州太僕寺開最早開之時江南梅未花今惟歐  
陽公手植者猶存太僕寺不可得也觸此三歎

借陳子明羅浮志攷之仙釋甚夥不及梅花之事一統志  
流寓趙師雄乃一言之天下信史固當徵于其近者作史  
之難亦可知矣

吳門佳山水尤多名蹟公安袁中郎風流文采飄飄有仙  
致今之爲令者相去甚多吏于勾漏乃不能言丹砂悲夫  
秋海棠喜陰怯日偶有布被爲花作幕使暴炎不侵亦仁



於草木之一事也

山中之景久者方知不可以鹵莽求也若粗心人見山作山見水作水止以習熟之語應付詞場如彈棊客略知調絃自謂伯牙吾知其不可矣今夫江自岷山來已屢改其名若上若中若下亦是大槩言之耳卽所云楊子者未足盡江之源流而混稱之甚矣細入理趣之爲難也

草木

槐夏菊秋二者相因皆以中色爲德或云槐以象三公菊以比徵士則仕隱判矣

河濱遺書抄

四

卷七

竹之風與松不同清濤流響則松聲爲大若翠葉琤琤則環珮下臨又如湘妃下淚聲不成聲時若楓葉之丹知于九秋松根生珀光孕千載知之固不易也

駢語

觀霖思渡蟻積雪爲叢芸此余爲張文學聖脩書其齋之語也勉其陰騰讀書錄之將以誥吾裔

偶書嘉興雙溪古新菴之柱曰迴流登岸看叢篁削碧繩界畫金大樹王陰常作庇椎鼓開堂聽藥草翻風石牛吼月真靈山會可同居僧常以爲善余于隨在之耦不下百



萬率多散失此獨見存然亦應爾之作而已非亦爲訓也  
堯山堂外紀載古人之對語多工者近日爾止於此道頗  
善其贈宋射陵曰蹈海曾編新會史愈風不草孔璋文新  
會用陸丞相君實事陳琳之檄二皆鹽城人子偶爲徐山  
琢一耦曰老彭好古十二州食邑所存于今不改節孝能  
文五百年聲華之緒繩武重光一用地一用人皆切于淮  
者安頓古今文武四字亦自可觀

曜靈古昔經靈曜香衆今時領衆香衆香國各見米元章  
香衆童子見佛典予過利濟寺聽香居得下句未有以對  
河濱遺書抄  
四  
也舟過吳江乃得之曜靈日也靈曜天也以虛對實作儷  
句亦豈易事

應對

子與逸休相晤於實庵太史之家越數日冒雨相訪談數  
年中事有陰德活人一則因思生生之道惟天爲然若夫  
生於土死於土萬物始終鮮有逃者地故陰陰則殺天則  
陽陽則生凡爲人上不體天好生而恣行殺戮冥報所及  
想或不誣知陰謀之禍則知陰德之福矣富貴浮雲身家  
虛幻今之時能以易簡休息行生生之事者蓋寡矣欲以



他人之性命保自己之功名天其許之哉

婁東多作者遠則二王近則二張予心師其言之當而未  
得見其人也予友康侯言能有千秋者非但能之實由肯  
爲此事夫讀書之勞百倍于人寂寞沒泊了無紛華誰肯  
爲此者乎肯爲此者雖有儀秦之辨不走戰國雖有毛遂  
之才不脫錐囊矣然此事實有天福天欲成之必不以富  
貴媿之使其心亂于嗜欲頓減讀書之興故讀書而有自  
得之樂者此卽天之厚福陰相其人之時也豈易言哉豈  
易言哉

河濱遺書抄

四

四

歲將除矣朱生過霧堂求言予於三更卽不能寐思革人  
之身自幼至老凡數變不待百年之後始改面目蓋天地  
之氣無刻不遷流遷流者日去之事也雖天地亦有盡時  
氣以生形形以生名名相紛紜成毀變易何常之有氣質  
之說宋人暢言之若夫性理無有天地人物之分無古往  
今來之別此常存而不滅者少年老年亦何忌哉血氣就  
衰智慮日增少時所學老而有進夫安得不黽勉於性學  
乎性無所不包舉應事接物皆於言行為端言之當慎行  
之當敏聖人已備教之矣昔時者以陶侃求大禹忽爲



也

天下之物足以益生者不勝用足以戕生者亦不勝用卽如古今之書其足以成我之正者甚多而邪說淫書道于非者又比比然所以聖賢教人於明誠之先有擇善之旨焉

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人於少時不可不審定歸宿急求鞭策遲則悔矣

災異

唐有周智光生祠在華州史稱智光在永康中節度華州

河濱遺書抄

四

辛

恃功脅主自設生祠令民禴祭詔郭子儀討之智光尋爲其帳下所殺近聞某官風其屬吏令民祠已遂收其報賽之資折銀以充橐又有脅令作碑而鄉官竟不肯立者何智光之多也

華之少年其家暴富問其自不答或云有天仙降之居然生子矣有不足輒益之然其形不可見惟其母見之飲食衣服無異于人聞之妖女股人人輒病此少年者容不瘠削其可恠也河濱子曰仙胡爲乎來哉妖也匪妖也則匪人得不義之財而飾爲之詞者也



華山之下有虎逸于峪肆行村落一牛鬪之力虎竟死牛歸而勞憊通身喘顛不食而斃視其角虎毛猶鬚鬚血猶斑斑也河濱子聞之歎曰虎者兵象也牛者民象也虎之威能行于百獸獨不行于牛民之可畏不其然乎

星未墜其光燿燿其質雖有物而隣于虛說者謂日爲火之精月爲水之精星則五行之氣皆有之然隕則爲石故當屬之金者爲多耳日徑一千二百里月徑八百里星雖小亦宜徑數里何哉所化之石重不數百斤大不踰甕盎竊臆以爲人之縊而死者其魄入地三尺此殆天類化生者其魄下墮似不必泥五行災異矣



河濱遺書抄五

朝坂李楷叔則著 七世族孫 元春時齋選輯

洛川劉縉秉三叅 同里後學謝天寶申之叅校

男建標訂 同里後學謝蘭佩畹九校刊

飛翰叢語

雜箋

清事清福畬經之外無如藝史卽喻麋子墨氏中書毛穎  
侯皆能南面百城傲睨諸家吾嘗汗漫四方歸守舊業然  
後知山林之福等王侯而上之若夫耕雲鋤月妻梅友宦

河濱遺書抄

五

一

但得隱居永絕竒福彼夫心械事泯茫茫終身是聖人之  
所憐憫者歌舞盈庭珠貝在篋吾不之貴也或曰教子孫  
富貴清則姑舍是耳應之曰莊周曳尾嚴陵披裘古之人  
何可作歟

萬事萬物不可勝求者有一法以御之曰順應辟之於水  
周流徧滿不擇淨穢注足其中此非聖人莫解其旨

老子曰畜以養德也坤德曰畜以載物也近人醜儉而崇  
奢莫知其爲美矣

龍見雷聲此卽古人慎獨之法人不省躬而補救於後多



無及矣思之思之

歸美於人則人受之納咎於己則弗堪是故情貴其平  
事實其順也

退居思進者如鹿麕之離山林蛟虬之出川澤然天下民  
物只在意中經濟

清和以氣中和以樂調和以味惟學亦然激詭亢厲不和  
則心躁而事乖

作字如作文有法有神有理有氣神則稟於天法理則具  
於古離合之故難言矣法理可學而不可驟得神氣可充

河濱遺書抄

五

而不可遽足

作字如作宮室間架構造不可無式亦如作繪事烟雲渲  
染不可驟盡又如作仙者煉丹用火勿忘勿助以聽其氣  
候之自至味作之義苟且者豈其可哉

作字如作事不敢草率不敢操切不敢悠謬宋儒云卽此  
是學又云須以敬爲主

作字如作人不在肥瘦長短黑白妍媸先以生致異於土  
偶次以真理發其神機如截窟續鳧止求平正點鐵成金  
俟乎異日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秋霜春露同源清晝深宵共轂故養生撫世俱法乎天  
史學之難作者與學者皆然一以聖人爲準庶幾其無大  
過耳

五經本相通貫精其一卽可以成名漢唐諸儒多如此者  
近世則否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故老易相似  
而其用不窮

天分優者尤不可以不學譬之良馬閑於御者則千里不  
爲難

河濱遺書抄

五

三

少則學以自立老則誨以益人誨難於學況兼學乎故明  
理貴達本末

安身之法以本業安心之道以天理至於安人者如逆旅  
然治國與天下皆此意也

天在山中易之象天在心目中聖之理心止如山故能厚重  
而載物

廉而不剋仁也孚尹旁達信也心之具德者厚重堅凝而  
已矣

無我者真我也我相泯故能合天下以爲我我之體用大



矣哉

忠以事君信以交友忠信之理尤爲萬理之中二本故聰  
哲莫過於至誠虛而不詘動而愈出此老子之言造化也  
學者法天當此爲師

風者氣之壯也有時無風無時無氣氣之所貫金石穿矣  
人知風而不知氣譬之知水而不知濕知顯微之無間者  
存心制行皆與天下相關

清淑之氣無時不流行於山爲嵐於水爲烟於花爲香於  
禾爲秀况人爲萬物之靈心之所涵情之所鍾全以此爲

河濱遺書抄

五

四

運行之本者乎不則濁惡世界何以堪之

清剛故必往而不禦清厚故積深而不竭清和故湛潔而  
不污清妙故旁潤而無迹凡此諸善惟水爲備我輩生於  
清明之代念茲無斁

豎之則高橫之則遠於目得之者逸而虛於足得之者勞  
而實故道無高卑亦無遠近不行不知其高遠也行不至  
其盡猶弗行也在有志之人銳意而行耳

風與雨皆爲及物之功風爲旱徵雨爲水災故天道有尚  
於節焉



松以濤名不與芭蕉雨聲同其悽楚乃知聖人之聰應物無心故曰耳順

蘭亭本爲詞翰相須之妙孫綽序或不多見故學書之道不細

文章有治象有亂氣教者崇經以復其兆此歐陽公本論所以云救也

東周之思聖人最不易測後人無此才具那得作此想頭前是惟伊尹近之

故者天下之已然性體以是爲驗則有不新不故者在也

河濱遺書抄

五

五

孔孟豈欺我哉

風之所不及者氣貫之氣之所不及者心攝之是故聖人之教惟心爲一

漢儒經術去古未遠故其言質而不辨其道厚而不薄以此爲治其可耳

讀書如登峯其上日高則其見日廣不則如乘舟亦能游衍而致遠

消長之理雖天地不能過况聖人乎然聖人之所爲儘有

天地不能爲



夢之見於詩書者有明徵而人以蕉鹿邯鄲爲奇夫世之夢者皆覺也

華葉剝落而本根不衰故君子崇真悟而羞輦輓富莫富於文章貴莫貴於道德功不以竹帛而在人心名不以聲華而在躬行

鸚鵡能言而未人言其黠也未教故也才之於人亦然吾拙於成人之材故愧之

講事不如講學學巧不如學拙或有以爲明者何拙拙其在守心去知乎

河濱遺書抄

五

六

虛受者福之本是學問德業之要會故讀易者善知詩雨露在天潤乎萬物人知雨露之爲恩不知霜雪之亦爲膏施也

四時之氣如環無端一元之樞如極不動其在文章之本於理道者自然爲上雕鏤爲下

聞蒲城金粟山之南有山曰不羣天將風雨每有雲氣如城郭宮室之狀或如車馬如龜魚居人往往見之處其下則不知也夫海有蜃樓山亦能然耶或云潁陽王剪墓陰晦時作異如車馬刀兵或云無之



牛眠之說非郭璞葬經所尚三代以前可以意推吾嘗陟  
畢原謁周文王陵南向武王陵居其北亦南向後世不  
知其故必以爲子處父上矣詩書推受命皆以西伯是蓋  
以南面朝諸侯歸於文考而已處其後耳

風俗之原宰牧暫紳衿久一道德以同風俗豈盡上者之  
事哉水廩多汰山椒多悍諺詈人曰山蓋甚鄙之士大夫  
不相尚以德而自柄鑿不幾乎環滁歟復古者其憂之矣  
請田宅以自污列聲伎以苟全謀云工乎清曠者多所棄  
矯激者往見尤東坡曰萬人如海一身藏盲哉

河濱遺書抄

五

七

孝友之道譬之於田勤則日有穰焉王季重曰讀之則腐  
用之則新

名不立則可恥名將成則可懼名旣揚則可省惟君子篤  
實而光輝

學須勇不可讓行須恭不可傲之二者常相成以有進功  
夫則終身焉

南觀成北中無定在過猶不及中無滯理日午時景中無  
留時叅伍錯綜中無泥數是故致中之君子執中守中各

一其時



讀經如事父主之以敬治史如交友擇之以明爲文如用兵臨之以慎作詩如養氣通之以天

華封人祝三多封人者賢而吏隱當堯之世不位益稷臯夔之官不任工虞水火之事而以封人自晦此於放勳之天子固疎邈非近臣乃其祝君之意雖出於衆心之同然而忠愛懇摯有羣后之所未言者予嘗竒之以爲盛世上下恩相及情相洽庶僚進見於帝廷不爲嫌祝願稱頌不爲諂後之詩人萬壽無疆介爾景福本支百世皆踵封人之智而爲之此則華之吉祥善事也

河濱遺書抄

五

八

地有四隅不可概濶能於地乎四暨之則天之益彰矣學者之事豈異人任哉

清事勿爲清福當享爲清言元虛之漸也惟清操不改者不蹶於曲徑大受者不量以鍾釜

至誠動物其理卽在常人所謂誠者存實心行實事說實話一切機巧屏於無用之地詩曰雀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此之謂也

書周培甫箋

予嘗以禮言詩其規矩也律也其變也歌行散體也其逸



也古謠辭之類也其以義起也今樂府之不襲於舊也其精微也性情之正也其代有損益也三百之與六朝四唐也培甫治禮而偶一爲詩故爲詳言之

### 書家獻陛箋

老子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此守身守家之法也宗族之義比於葛藟莫如同姓詩人志之故一族之中自相戈矛者其家必破和睦相好者其族必昌吾今與君敬相告皆宜各教其子孫勿習爲粗獷勿流於爭衅在祖宗之靈當必忻然若夫恃恩求報忘德反仇者此豈吾宗河濱遺書抄

五

九

之誼哉

### 書弟柳公箋

性有剛柔之異故尚書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濟太過不及之平也古人佩韋佩弦亦是此義今人不學則剛者流於躁暴柔者歸於不振二者均病而剛之得禍也多故莫如柔善之爲嘉其在文王徽柔非往事之明徵乎小心翼翼謙退冲虛皆柔之道也柳公近之故以此望其受福

### 書弟蔭公箋



人之季也猶歲之冬也上有諸兄而獨不能爲人之兄是故弟子之道無有可倖而僭之者亦收歛之極也天下之事長者逸而少者勞然有幸焉前車旣戒後車不覆兄之有失於前者弟可因之以爲鑒讀書爲文吾家立業弟之宜自振者皆如此况夫兄有美善可以效法者乎夷齊相讓填箠和鳴不必遠舉吾家四君子弟能如兄乎諺有之家欲興弟強兄

書侄寅東箋

爲祖之孫則思所以副貽厥之謀爲孫之祖則思所以爲

河濱遺書抄

五

十

裕後之策爾於吾家實爲平度之孫今又生孫居然作祖爾無負於平度斯有造於爾裔嗟乎一人之身前後胥藉雖欲不慎不可得矣且爾不見水中之田乎方在餘波未盡之時未可驟畊然終日耕穫可望倉箱爾今日之困吾爲爾教其子以及其孫焉

書侄啟東箋

吾友張爾公爲孤史以教其子也爾公實未死也今汝喪父真孤子矣豈可不訓乎汝父九泉之靈雖欲訓汝焉能乎故吾爲汝畧言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門人



有原憲者能安貧或以爲億憲曰是貧也非億也夫改過則無過矣安貧則貧而有品聖賢之道今在子矣汝有母在堂是昔之富厚膏腴人也甘旨能恒繼乎我不忍汝在溝壑勉力爲善以事其母可也

書孫復始箋

十七年前吾在家時懋曾尚幼今已娶妻生子矣使吾早見孫與曾孫誠哉吾家之慶也吾爲諸子講大學中庸汝乃坐聽汝以爲聖賢之道在於方策耶不聖則狂不賢則愚皆在汝心不關他氏事也心之爲萬物本也靈明富有河濱遺書抄

五

士

書陳長公箋

亡友李蘭亭曾爲子言華下陳太常之詩子以未得見爲恨今其子兩文學枉顧子思盡誦其生平之著述故論之曰其父作其子述天下之通義也詩之爲道聖人重焉陳爲舜裔風斯遠矣唐人初盛獨推子昂爲最至於今讀感



遇詩故不在阮公詠懷下華陰於四傑之中有其二今在諸楊鮮能繼美惟陳氏乃有詩可不謂之大幸歟予雖寡昧學詩有年將哀吾鄉先進之集而傳之文學得無意乎

書陳次公箋

讀書之義子路不知而子輿知之其解曰讀其書知其人謬以爲尚書所載唐虞三代之人其比於日星河嶽者皆易知者也觀於鄭氏惟聖人知聖人之解堯舜禹湯文武無人不知無人能知之矣夫然後信孟子知人尚友之難也門人趙頗如從子學易子欲勸其讀書書也者帝王之河濱遺書抄

五

三

書門人李小臣箋

水水爲之而寒於水是故性無二也融與滯分君子無求融也去滯而已

書馬叔衍箋

馮翊內弟馬叔衍遊於庠幼有疎泄之疾弗能勞於學每以醜自助予爲之說曰省山子蘇子嘗言心腎矣取而驗



之豁如也酒之於心也多過其於腎也尤甚或以其似有功也乃偏任之子事父母當愛其身之體坎離水火調攝攸宜不在於酒也予以飲自悔人之好我者反以是爲佳予之失學蓋由於此矣年富而父母在堂者其察諸

書井騰震箋

聰主坎明主離耳目相去無幾而天下之理備此可以知君德矣

書門人焦樞尾箋

文氣清則上濁則幽瘦則堅腴則朽觀於泉紳與石劍而河濱遺書抄

五

三

知之

書井鷺甫箋

勤於硯田者大有年熟於心田者祚福無疆皆有耕穫而無水旱

書井佩章箋

世祿不如世德積穀不如積善此惟闕閱中者年之人知之

書井啟味箋

作述之道惟心爲崇賢者當立家之時寧斂跡謹守以日



致道德

書盛子遠箋

山光晴善雞犬無驚雖村居有桃源之概讀書當惜此福

書門人王虛天箋

誦淵明歸去來辭釋孫奕示兒編自當勝醉讀離騷

書門人王莘甫箋

尚書之學皆古者帝王之大典也予聞之矣在先朝時惟太學尚書與大明律設於御前此非其日用切近者乎夫史官紀言動自二典三謨以後三代各以書垂而時之升

河濱遺書抄

五

齒

降分矣故有天下者以此盡治術而治術盡於此卽以文論唐夏正大而顯明合之則古奧鴻博尋常詔告策命有後世追琢之所不能及者讀之者如君父在上莊敬齋慄無之敢渝淑身心培氣化不能一一鏤其妙洪範與易其尤著耳

書門人李子發箋

汝含輝受學於門人張門人張受學於子汝之於學子旣知之矣汝之父望汝以有立子亦知之稔矣夫在三之義師與君親等由汝嚴師孝父之心以爲學學之不成者未



之有也親以生身師以生心生身者不能必其利達生心者則能教以禮義惟禮與義率之則安舍之則危此其故越於利達遠矣汝之身心汝宜自考利達禮義之間汝何居焉且夫爲學者終身不厭汝猶少年也

書門人王汝賚箋

汝賚汝甘貧惟汝賢昔者舅氏東昌公克修儒行老而彌篤教人不倦古之至斯者亦難矣汝尚及事之汝之取則蓋非一日而汝不以予爲寡昧師友相資予知汝之學詩能通大義子歸里汝以聖道爲問嗟夫心性之學聖凡同河濱遺書抄 五 五 之其有異同未之思耳不幸而蒙遂以狂終他日無論謂今日何

書門人惟中箋

汝惟中侍予久汝之婦翁井騰寰氏聞汝時一至則甚喜他日者汝索陰符經於予此驪山姥與李荃之所授受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機在目禽之制氣與夫宇宙生乎心其理皆微密不易測吾知其爲道家之書也汝何所見何所聞一旦以此爲問汝豈其能究心於此哉此書真偽未辨或以爲黃帝之篇故註家亦紛紜不可究詰以吾



儒之學考之陰符名雖詭異其實亦自有道也分爲三篇  
虞德園之註又何其古與難窮哉

書門人薛邁千箋

英也其知學乎書云惟學遜志惟教學半學之道莫加詳  
焉夫禮亦有之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君子之於學  
也終身以之我悔昔者之怠且誤也及今而孳孳焉若不  
及矣子之才故穎而家又貧穎則入理貧則善心生吾語  
子以學學不學於古亦不學於師其在自心之間矣以心  
學心心之光將四達而不可止辟之珠古也者其照影也  
河濱遺書抄

五

六

師也者其洗濯也是故心虛者道集心驕者氣鬱善學自  
心者致其虛去其驕鬼神將佑之功名事業富貴遇合其  
必應之符也子於尚書深矣二帝三王之道有外於心者  
乎吾觀子之學於子之心子其以心爲學吾之所悔者子  
之前車也念之

書門人張君弼箋

古之君子力學進取其法莫備於六經今予與二三子掇  
採菁華乃其末務此間有朱陸同異一向求於枝葉全於  
功夫錯用大可惜也諸子以致身於功名爲尚功當著於



天下名當傳於萬世德行文學言語政事除此四者蓋非功名而區區以科第相高此乃聖賢之所不廢而非此卽聖賢之常旨也

書張惟機箋

昔年先平度在日其子壻及內外孫藹藹其多也華陰之任朝阪之張皆稍遠有車馬往來之煩而倉西爲邇故相見之時爲多今者相別十有七年鬚俱白矣文業不善酒與予相見懽甚不飲而心如醉予與其伯子見甚晚顧予時則以力田爲辭夫素封之家躬自耕植誠一美談力農河濱遺書抄

五

七

而畧於交結不賢者而能之乎文業可謂有令子矣



